



莎士比亞史劇

亨利第五

方 平 譯

莎士比亞史劇

亨利第五

方 平 譯

平 明 出 版 社

書號 272

亨利第五

定價 一元一角五分

著 者 [英] 莎 士 比 亞

譯 者 方 平

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上海延安中路 1157 弄 5 號)

印刷者 奎 記 印 刷 所

(上海新胡路 920 弄 26 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開本: 787×1092 1/29

印張: 11 1/29

字數: 181,000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1—3 500



莎 士 比 亞

原 書 名 HENRY FIFTH
原 著 者 William Shakespeare
原出版者 G. Kittredge: The Works of Shakespeare,
 Ginn & Company, 1936

內 容 提 要

研究莎士比亞的思想，“亨利第五”是一部重要的作品。這個歷史劇通過高度的藝術形象刻劃了一個英明的民族領袖；清切地表達了人民的非戰愛和平的願望，也體現了作者的強烈的民主傾向。蘇聯在衛國戰爭期間曾選取其中有名的劇詞，向前線廣播，鼓舞士兵們的愛國熱情和英雄氣概。

插圖說明

卷頁作者像，和銅圖“亨利第五”係英國插畫家 E. Sullivan 所作，採自插圖本萬人莎士比亞。

銅圖“亨利第五和賣國賊”係 Fuseli 所作，採自 Quiller-Couch 編寫的莎士比亞史劇故事。

銅圖“在太晤士河南岸的寰球劇院”採自 H. Spencer 著的莎士比亞的生平與藝術。這是 1616 年所作的一幅倫敦鳥瞰圖（部份），畫的前方有兩座八角形的建築，右面的一個就是寰球劇院；左面的一個叫做“熊園”，也是當時倫敦市民的一個娛樂場所。

40 頁（正文前）上的“蘭開斯德族和約克族的宗譜”是一幅最簡單的圖表，表上所列的人名都在莎士比亞的史劇裏出現過，或提到過。

250 頁上四開本書名頁縮圖，採自耶魯版。

正文中插圖七幅，採自坪內逍遙日文譯本，沒有註明作者。

史劇和史實

——“亨利第五”的故事

1413年，英國的國王亨利第四死了；臨死的當兒——一刹那就要去向上帝交賬了，他在精神上感受的磨折，壓倒了肉體的病痛。在血泊中建立起權勢來的國王總是那樣，在垂死的床上缺少一顆安寧的良心。

他篡奪了理查第二的王冠，又謀害了他的生命；憑着貴族的扶助登上了王位，他又翻過臉來屠殺和迫害他們。然而他甘願因為逆天背理、因為背信棄義而担擡起上帝的憤怒，臣民的詛咒，只要他世世代代的子孫能因而享受人君的威嚴與尊榮。他真正的痛苦就在這裡——上帝的懲罰似乎也就顯示在這裡——他偏養了一個不長進的兒子！他那用詭詐的手段攫取來的王國，一旦傳到太子手裏，就會變成一個無法無天的混亂世界，英國的宮廷從此就是流氓集會的場所了。

難怪他會這樣想，太子亨利的行爲的確荒唐得可以。他拿倫敦的酒店當作自己的家，他結交一班下流的人物，跟他們稱兄

道弟，宮裏的父親三四個月看不見他的影踪……當國王從一陣昏厥中蘇醒過來，跟太子見最後一面時，也難怪他要嘆着氣說：“你毀滅了我的一切希望！”

在另一方面，當老王崩駕的消息傳來時，太子所結交的一班下流朋友卻當作是“無價的喜訊”那樣歡呼着。他們的眼前立即浮現出一片“黃金時代”的美景來。

“英國的法律從此都在我的支配下了，”大胖子福斯塔夫爵士這樣嚷道，而且率領着他的嘍囉——專愛吹牛的皮司多，臉紅得像一團火光的巴道夫，和一個僮兒，馬上動身趕到倫敦，在威司敏司脫教堂外邊滿懷着希望地等候他們的機會。

教堂裏邊，新王亨利第五正在舉行加冕典禮。一霎時，響起了雄壯的喇叭聲，新王開始加冕遊行了。

福斯塔夫從夾道歡呼的人羣中衝出來，高呼道：“上帝保佑你，好孩子！”他滿以為皇上會停下馬來跟他相認，會把他當作寶貝般帶回宮去……他做盡了各式各樣的好夢，可是就沒想到當他奔過去的時光，他會給簇擁在國王周圍的衛隊擋住了；就沒想到這個國王，這個整天跟他一起玩兒的亨利太子，會高坐在駿馬上厲聲喝道：“我不認識你，老頭兒！”亨利當場宣佈，國王所在的地方，十哩以內，不許他跨越一步。

這是新王登位後所下的第一道命令。這一道放逐令無異

在宣佈着亨利從此跟他過去的種種胡鬧荒唐的生活割斷了關係。他已開始一個新的生命了，狂放不羈的太子已一變而為英明有為的國君了。全國的人民，只除了那個倒霉透頂的福斯塔夫、和他手下的一批人外，都因為新王的轉變而感謝上帝。

一旦認真負起了治理國家的責任，亨利會成為多麼好的國王！他有着強壯的體格，充沛的精力；不論摔角、舉重、賽跑、跳高，還是“像猴子一般，穩坐在馬上，絕不掉下來”的騎馬功夫，他都比人強；更好的是，他還有一顆勇敢正直的心。歷史家說，他生活非常樸素，不愛虛榮，在他進餐的時候誰都可以求見他。像這樣一位有才幹、有氣魄、作風又開明的人君自然是不難建立起威信來的。

大家都愛戴這位新王，而亨利執政後也盡力爭取臣民的好感。他把理查第二的遺骸重新隆重地安葬了，還造了兩座教堂，終年超度理查的亡魂，好在人們的眼裏減輕些蘭開斯德族謀王篡位的罪名。在市民階層還沒有抬頭，形成新的社會力量以前，一個國王的政權必須得到封建貴族的支持，所以對於他們，他糾正了他父親的過於刻薄的手段，採取了優撫和籠絡的政策，讓連年內亂的英國有一個舒蘇的機會。

英國的臣民原還記得亨利在做太子時候的種種胡鬧行為，禁不住為他們的新王、也為他們自己而慶幸。大家津津樂道地

傳說着，老王怎麼樣才斷了氣，太子的那份野性，怎麼樣就像遭了難，跟着死去；同時不禁詫異，從來也沒看見過誰一下子就變得這樣明達，洗心革面這樣徹底，好像經過無情的浪濤的沖洗，不留點兒污蹟。用大主教的宗教術語來說：他的智慧就像是天使降臨，舉起鞭子，把“犯罪的亞當”驅逐，從此他的心房——

那一座“樂園”，

淨是純潔的精靈在裏面棲息。

*

我們的故事開始在亨利登位後第二年——1414年。那時候，亨利二十六歲，正當年富力強，好比是五月的早晨；那時候，那個遭了驅逐，心都碎了的大胖子，正躺在一家酒店裏，在他的老相識老闆娘照料下喘着他最後幾口氣息；那時候，那富敵公侯的英國教會快要走向下坡路，開始在爲自己的前途擔憂了。

原來當時的英國教會掌握着全國三分之一的土地，跟皇室貴族們一樣，是當時的大地主。僧侶們的私生活，也跟上層統治階級一樣，耽溺在奢華的享受裏，他們的“圓鼓鼓的肚子裏”該是同樣“塞滿了上好的閹雞”，所不同的，他們一方面是國王的臣子，一方面又是爲羅馬教皇委派的代理人，負責把搜括來的大批財富運送到羅馬去。當英國的民族意識逐漸在抬頭，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逐漸在形成的時候，教會的這種兩重身份，自然

會遭受到攻擊的。再說，在中世紀黑暗時期，教會多少盡過保存文化的力量；來到十四世紀，文化知識就不是教會所能獨佔了。人民已不再是那麼愚昧了——教會逐漸失去了它的神聖性，大家逐漸認識到教會的醜惡面目，而開始普遍表示不滿了。在1370年左右，宗教改革家維克列夫（J. Wycliffe 1324?—84）公然提出了沒收教會財富的主張；而這個主張得到了各方面的讚同，甚至還得到亨利第五的祖父蘭開斯德公爵的支持。

在1410年，亨利第四在位的時候，國會裏通過了一個提案，凡是敬神的善主身後捐獻給教會的世俗土地，一律由國家沒收。據估計，這筆財產可以讓國王供養七八千個貴族和紳士，可以每年呈繳國庫一千金鎊的收益等等。①

從教會方面來說，幸虧那是個兵荒馬亂的年頭（亨利第四正忙於平定貴族們的叛亂），所以這個提案雖然通過了，卻沒有成為法令。不想現在時局安定了，這條提案重又提出來了，這使得大主教大為焦慮；萬一這條提案果真實施起來，那麼用大主教自己的話來說，這一刀子不但切掉了一塊肉，簡直連骨頭都割

① 後來到了十六世紀，英國實行宗教改革，三千所以上的修道院被封閉了；教會的土地，或者被國王的寵臣們佔去，或者被各種投機者，農場經營主和市民以開玩笑的價格買去（見資本論 24 章 7 節）。世襲的舊租戶因此遭了驅逐，流離失所。宗教改革雖然促進了英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但是它原來的動機卻完全是爲了上層階級的利益，我們從當初這個沒收教會土地來養活七八千個貴族和紳士的提案中，也可以看出來。

下來了啊。

教會的對策就是轉移新王的注意力，慫恿他發動一次對外的戰爭。要戰爭就得要大量的錢；很好，教會方面保證替新王籌劃一筆宗教界所從沒捐獻過的鉅款。

在新王這方面，恰好也有他的打算。

蘭開斯德家的王座並不是名正言順得來的，貴族們很明白誰是王位的真正繼承人。亨利的種種措施，固然和前朝不很一樣，但是在盡力鞏固蘭開斯德的王權這點上，他卻是繼續走他父親的道路。他也並沒忘了父親臨死前對他的囑咐：

我的亨利，你的政策應該是
拿對外的戰事去移轉人們的視聽，
那些性子輕浮的人有了向外
活動的機會，就不致於在國內
圖謀不軌，過去的宿怨也可以沖淡了……

他很明白這番話的道理，也準備照這話做去。現在似乎時機到了。

在封建社會裏佔着統治地位的貴族，到了中世紀快結束的時候，已經過完了他們的黃金時代。手工業和商業逐漸在興盛起來，相形之下，主要依靠田租收入的貴族逐漸失卻了他們的地位和勢力，逐漸在敗落下去。有一部分貴族隨着歷史的潮流，

把耕地變為牧場，轉向資本主義經營化的道路；有一部分貴族，卻妄想重振舊業，終於成了寨主式的首領，鮮明地顯現了他們的反動的面目。他們豢養着一大批武裝的隨從，拿封建領主的城堡當做軍事據點，隨時準備發動一場掠奪性的戰爭。亨利很知道，要是不把這些大封建主的武裝力量導向國外的戰場，那麼總有一天他們會在國內掀起了叛亂。騎士出身的貴族本就是厭惡勞動生產，拿戰爭當做職業、當做消遣的啊。

所以，在那封建制度逐步瓦解的過程中，拿站在這個制度的頂端的君主來說，他也是被迫得不斷地以對外的戰爭來緩和內在的危機，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和維護自己的利益——結果卻反而帶來了毀滅性的終局，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潰。屢次由英國方面發動的、英法間的百年戰爭就是一個例子。

七十年前，亨利的曾祖愛德華第三出征法國，在克萊西(Crécy)地方把法國的大軍打得落花流水，現在亨利緬懷往昔的光榮，準備再一次對法國發動戰事。

這時候，法國的國王查理第六長期患着癲瘋，只能在偶爾神志清楚的時候，過問一下政治；國家的政權操在皇太子、勃根第公爵(Duke of Burgundy)、阿瑪涅克伯爵(Count of Armagnac)三人的手裏。這三個人就是三個黨派，彼此猜忌、仇視，明爭暗鬥，把法國弄成四分五裂的局面。相對之下，英國自從亨

利登位一年多以來，政治和經濟卻顯得相當安定，因此替亨利的出征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亨利向法國提出了割讓某幾個公國的要求。

大主教爲了加深兩國的磨擦，更慫恿亨利，說他有權向法國提出“王冠和寶座”的要求。這自然引起了亨利的興趣，不過他沒來得及細問，因爲正那時候，法國的使者帶着答覆已經來到，要求晉見。

在接見法國大使的那一天，亨利先把大主教召了來，當着許多大臣詢問他：“我提出這王位的要求，可名正言順，可對得起自己的良心？”還鄭重地告誡他道：“上帝明鑒，你千萬不能牽強附會了對法理的解釋。在回答之前，你得鄭重考慮哪，像這樣兩個王國，一旦相爭，那殺傷決不是十個百個人。在戰爭裏流下的每一滴無辜的血，都是一聲哀號，一重憤慨的責難——責問那個替刀劍開鋒，教生靈塗炭的人。”

於是那位淵博的大主教就滔滔不絕地向國王陳說，憑着他的高祖母（愛德華第二的皇后）是法國的公主，他就有權提出這要求，因爲聖經上分明寫着：“人若死了，沒有兒子，就要把他的產業歸給他的女兒。”當初愛德華第三曾經向法國提出過王位的要求，他們卻抬出了所謂女子沒有繼承權的舍拉法典來拒絕了。這，大主教認爲是不合情理的；第一，當初制定這項法律並不是爲了要在法國本土上實施；第二，法國歷代君主有很多

就是憑着母系方面的權益和身份登上王位的，這樣，他們自己先就推翻了這項法律；第三……等等。

因此，大主教不但願意在金錢上支持一場對外的戰爭，而且還用他那一番雄辯的、頭頭是道的演詞在良心上給了亨利保證。不過亨利還是有顧慮——雖然這顧慮已不是原則問題了。他考慮到當英國進行一場對外的戰爭的時候，可能後方會受到蘇格蘭的騷擾，因為他記得每逢他的曾祖父在法蘭西進行戰爭的時候，蘇格蘭的全部人馬就像潮水湧向缺口那樣乘虛而入。

大主教再一次給了保證；那些貴族大臣們也作了保證：當亨利帶着四分之一的英國人民在海外作戰時，他們，跟留下來的四分之三的人民，一定能確保國土的安寧。

亨利把主意拿定了，現在可以召喚法國大使進宮了。他接見的時候，態度謙和，又端莊威嚴，出言吐語、不失分寸，這給了對方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可是這兩位大使是法國皇太子派來的，而皇太子還以為亨利就是從前整天混在酒店裏的那個不長進的小子呢。所以他們帶來的只是侮辱性的回答。

他們說（在首先請求亨利原諒之後）：“陛下最近派人到法國來提出割讓某些公國的要求；回答這要求，我們的主上皇太子說，您怎麼還是稚氣未盡，該多懂些事理才好呢。在法國，憑着跳一番快步舞，您別想到手得了什麼東西！爲了免得您再提什麼公國，他投你所好，送來了一箱寶貝。”

“什麼寶貝呀，叔叔？”亨利望着抬到他面前來的一個禮箱問。
厄克色德公爵揭起箱蓋，往裏望了一眼，嚷道：“皇上，是——網球！”

亨利從王座上跳了起來，有一晌他睜眼看着這侮辱性的禮物，一言不發，彷彿一開口，他就要發作了；有一晌整個宮廷聽不到一絲透氣的聲息。可是，亨利究竟是一個有氣派的人君，他沉得住氣，他用出乎意外的平靜的口氣，轉向使者說：“我們真高興，皇太子這樣富於風趣，他的厚賜，和你們的辛苦多叫人感激！”他接着就借題發揮，有力地警告皇太子：

“如果我們拿起球拍來拍這些球，天哪，我們要在法國來這一局玩意兒，一下下打得他尊大人頭上的王冠岌岌可危！”他這才把話題轉到被傷害的個人的榮譽上來——他不能不提到這一點，我們以後可以知道榮譽是他看作最寶貴的東西——他說：“我們很瞭解他的用意，他這是在取笑我少年時代的放浪，卻不會理會，在這一個時期我們有些什麼收穫。去告訴皇太子，我會治理國政，顯出一派人君的威嚴氣象——在法國的王位上。去告訴皇太子，儘管取笑吧，那網球就給他取笑成了砲眼裏的石彈；去告訴皇太子，我就來了，跟他算賬來了；去告訴皇太子，他這玩笑顯得多愚蠢，爲了一兩聲笑聲就哭壞了千萬人！”

大使給打發走了，他們一句話都回答不上，只是露出了一副蠢相。

這是兩國交鋒前的一場試探性的接觸，而法國方面在一開頭就敗下來了。可憐的法國皇太子，他這一箱網球沒有打中目標，卻反而替英國人製造了一個口實，煽動起一股仇恨的火燄來，教英國人乘着這有利的時機向法國進兵。可憐的皇太子，他這玩笑確然開得很愚蠢，不但是爲了一兩聲笑聲哭壞了千萬人，而且也連累他自己、他兄弟，斷送了繼承王位的名份！

當前的戰爭使全國的小伙子像害了一場狂熱的傳染病。這場戰爭的是非曲直並沒有誰細加推敲，他們只想到立功揚名的大好機會來了；急於要一顯身手的熱情使他們連飲酒作樂的心思都沒有了。他們脫下了宴會上的錦袍忙着去試穿新做好的戎裝——只是忙壞了鑄造盔甲的匠人，怎麼趕也來不及供應那麼多的主顧。市場上的馬販子着實做了一筆好生意，有些手頭比較緊的人們甚至賣了農莊上的牛羊去換一匹駿馬呢。①

真的，在當時，人們幾乎把戰爭看成了一條正當的發財的途徑。戰士們指望憑着戰功而分得一部份戰利品，如果運氣好，捉住了一個重要的戰俘，他還可以勒索一筆很高的贖金。大批的流氓和歹徒也混到軍隊裏來了，他們卻根本沒有什麼軍人的

① 在我國古代的詩篇裏也曾描繪過這種抱着立功揚名的英雄心情而踴躍投軍的情景，如“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聞郎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杜甫後出塞）譯者疑心木蘭詩中的“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轡，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也流露着這一種踴躍投軍的心情。